

红石口

龚 成





红 石 口

龚 成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五年·北京

红 石 口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330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17

1975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5 年 10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9·2299

定 价 1.00 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公安战线对敌斗争的长篇小说。

一九七二年秋，“红石”工程即将投产，暗藏的特务分子妄图破坏，我公安战士在党的领导下，依靠广大群众，粉碎敌人阴谋，保卫矿区安全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谱写了一曲胜利的战歌。

作品热情歌颂了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，着重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中的巨大作用，努力塑造了公安战士洪剑锋的英雄形象，刻划了工人、贫下中农、商业服务人员、街道居民以及少年儿童等英雄群象。在描述对敌斗争同时，展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崭新风貌。

仲秋季节，漫山遍野郁郁葱葱。绿叶红缨的庄稼，苍翠繁茂的林木，清澄澄澈的河水，把个红石岭装点得分外妖娆。

红石岭山中，矿区工地上，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，一座座工棚排列成阵，到处是生龙活虎的人群，到处是热气腾腾的景象：红石矿开发工程，已经进入了决战阶段。

沿着新开辟的山间公路，风驰电掣般冲过来一辆摩托车，驾驶车子的是一名公安战士，身穿上白下蓝的人民警察制服，头戴镶有国徽的制帽，雄姿矫健，精神英武。

摩托车开到山脚下，戛然停住。公安战士跳下车来。这人二十八九岁，个头高大，体魄健壮，紫红的长方脸上，挑着两道乌黑的剑眉，剑眉下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。——他就是红石口市公安局侦察科长洪剑锋。

洪剑锋放好摩托车，跨上公路边一块石阶，一手叉腰，举目四望。

正前方眼前，矗立着一道陡峭的黑色岩壁，象一座巨大的石头城门，挡住了山峦的胸口。

峭壁脚下，贴对联似的，竖挂着两条长长的标语：

“以批修整风为纲，大打矿山之仗！”

“大千九月，打开石门，迎接建国二十三周年！”

标语跟前，“八”字排列八面大鼓，一群年轻的矿工，拥簇在鼓边。鼓手们挥臂抡槌，兴高采烈地敲击着。鼓声咚咚，振人心弦。

这时，一位鬓发花白的老工人走了过来。他羡慕地望着鼓手，向往地听着鼓声，脸上露出跃跃欲试的神情。

人群中有个小伙子鼓动地喊道：“老田师傅，上！”

老工人毅然点点头，解开扣子，脱掉上衣，从一个鼓手那里接过鼓槌，抡起粗壮的双臂，擂动了大鼓。

鼓声格外振奋激昂起来，滚滚轰鸣，在千山万壑间盘旋回荡。

洪剑锋要找的，正是这位老工人，红石矿党委和矿属冶炼厂党委委员田宝忠。田宝忠老师傅平时的工作地点，多半是在红石口市内的冶炼厂里。因他分工管保卫工作，今天要和公安局的同志一起，在矿区进行安全检查，所以一早赶到这里，约定了跟洪剑锋在“石门”前汇合。

看着田师傅奋力擂鼓的身影，听着那热烈雄浑的鼓声，红石矿的历史，在洪剑锋的脑海里，一页一页地翻动起来——

“红石”，是一种含有珍贵稀有金属的矿藏，我国国防、科技和工业建设急需的重要原料，在红石岭山中已经埋藏多少世代了！

有一个久远的传说：红石岭的一座险峰，每到夜深人

静，就要发出隆隆的声响，那是一个力士在击鼓。鼓声由缓到急，险峰的一座石门随着渐渐打开，山肚子里便迸现出一片火红的光焰来。那时候，红石岭一带山青水秀，四季如春。但是，这鼓声震得山中一个妖魔骨酥皮裂，它趁力士睡着的空儿，偷走了鼓槌。从此，鼓声不响了，石门关闭了，红光不见了。红石岭一带变得天昏地暗，满目凄凉。

人们盼哪盼哪，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打开石门，让宝山重新放出光来。神话的理想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一代仍是暗夜沉沉。直到东方红，太阳升，盼来了救星毛主席，传说的神话才变作了现实的斗争。然而，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、破坏，红石矿工程几经上马又下马，久久未能开发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，为古老的矿山吹送来万象更新的春天。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之后，在批修整风的战鼓声中，打响了红石岭的矿山之仗。

今天的鼓声，宣告总攻“石门”的战役正式开始了。

可是，失败的妖魔并没有甘心。最近，某敌特机关，利用电台播发“商业广告”，呼叫潜伏特务 078“接待来客，准备行动”。根据有关情况分析，阶级敌人很可能要把黑手伸向“红石”……

想到这里，洪剑锋满怀战斗的激情，从石阶上一跃而下，迎着鼓声，向着田师傅，朝“石门”大步走去。

田师傅也已望见了洪剑锋。他把鼓槌让给身边的小伙子，揩了揩头上的汗水，挤出人群迎过来。

就在他们握手交谈的当儿，矿区保卫科的董科长，一个

工人模样的中年人，肩扛锹、镐和撬棍，也匆匆赶到了。

“走吧。”老董跟洪剑锋握过手，向田师傅招呼说，“先到山顶上去，看看全矿的阵势。”

“好，站得高，才能看得远哪。”田师傅笑着回答。

三个人各抄起一把家伙，顺着盘山小道，向山顶上攀登。

“田师傅，听到您的鼓声，心里好象升起一团火啊！”洪剑锋深有感触地说。

“高兴啊！”田师傅爽朗地笑道，“敲着这大鼓，我心里热烘烘的，可不就是升起了一团火嘛！”

“整个矿区，就是一团火。”洪剑锋望着山下的工地，“一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熊熊烈火！”

工地上，一片沸腾。卡车来往穿梭，推土机轰鸣挺进，旧的山头削平了，新的道路开通了，井架已经高高耸立，厂房开始架设钢梁，楼群正在层层增高……

洪剑锋、田师傅和董科长上到了山顶，居高临下，纵目俯瞰。

东南方向，红石口市区遥遥在望。这座崭新的工业城市，东接辽阔的大平原，西当红石岭山口，地处咽喉，形势险要，象一把锁头，挂在层峦迭嶂的大门前。

市区北面，红石岭群峰的尽头，是岭头大队的山村和梯田。那里的一个小山头上，不时冒起一团团尘雾白烟，看来，是大队的采石场正在崩山放炮。

再往北，隔过一座座山岭，靠近红石矿近边，是龙湾水

库。在阳光照耀下，它象一面巨大的明镜，闪烁着耀眼的银光。水库大坝，横陈两山之间，高大笔直，气势雄伟。一辆辆卡车，运载着物资器材，穿过大坝，向矿区开来。

望着眼前这壮丽的河山，谈论着矿区建设的前景，洪剑锋、田师傅和董科长心情无比振奋。“红石”的开发，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出的一个硕果啊！

一阵闷雷似的爆破声，在山后响起，连他们所在的山头也震得轻轻颤抖起来。——新的道路正在向深处开拓。

洪剑锋的目光盯住近处一块巨大的山石，在爆破声中，它微微摇动了一下。这块巨石，略微倾斜着竖立在眼前的陡坡上。陡坡下面，正好是新开出的路基。路基两旁坐着一伙工人，在歇息、抽烟、说笑。

轰隆隆又传来一阵爆破声，只见那巨石又摇动了一下，周围的碎石滚落下去。洪剑锋腾地站起身来，大声喊道：“不好，险情！”顺手抄起撬棍向那巨石冲去。

田师傅和老董听到喊声，扭头一看，赶忙也冲了过去。

洪剑锋把撬棍插在巨石下面，吃力地用肩扛着。老董迅速把铁镐垫进去，帮助洪剑锋稳住险石。田师傅立即用双手围成喇叭口形，对着坡下的人群高声喊道：“躲开！——要放险石啦！”

等坡下的人们闪到了一边，洪剑锋和老董把工具撤开，只见那险石先是晃动了一下，然后随着下面土石的松动，轰然一声坠落下去，掉在人们刚才歇息的地方，砸起了一股尘烟。

望着那块坠落的险石，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：“好家伙，真悬哪！”

“是谁发现的，咱们得给他记一大功！”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，大家一齐扬起头，往山坡上望去。

洪剑锋、田师傅和董科长正沿着山坡向下走来。

“老董啊！这块险石给咱们报了个信儿。”田师傅一路走一路说，“回头赶紧通知各工区好好检查一下。搞施工，最要紧的是注意排除隐患。这种东西，躲在暗处，让你一眼瞅不出来。可是论危害，它比那些明面上的就要大多了！”

洪剑锋在旁一字一句仔细倾听着。田师傅讲过之后，他寓意深长地说：“讲得好！您说的，很有普遍意义。生产斗争是这样，阶级斗争也是这样。刘少奇、林彪一类，就是躲在咱们党内的隐患。还有各式各样的暗藏敌人，也是隐患。敌人利用电台呼叫的那个078，就是这类货色。象红石矿这样的重点工程，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的，咱们务必得把这个隐患排除掉！”

“对！老董啊，搞好矿区安全保卫工作，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！一定要抓紧抓细，和小洪他们多联系。”田师傅说到这里，又转脸望着洪剑锋说：“小洪，你也要多帮助呀！”

“不是帮助，这是我们份内的工作，是党委交给我们的任务。”洪剑锋说，“不过，要做好这项工作，首先得靠工人阶级。工人阶级是红石矿的建设者，也是红石矿的保卫者。”

一路说着，他们走下山坡，投进正在清整路基的工人队

伍，跟大伙一起干了起来。

一队满载石料的卡车，吃力地吼叫着开过来。最后一辆，在田师傅身边停下了。司机把车门打开，探出身子高声招呼：

“田师傅，明天冶炼厂‘红石’提纯开始组合试验，高翔让我问问，你参加不参加？”

“那还能不参加？今儿晚上我还要跟他一块检查准备工作哪！”田师傅回答着，又随口问道：“高翔在哪儿？”

“在岭头大队采石场。今天是他们团支部组织青年参加支农劳动。真是人多力量大，崩出来的石头，我们都拉不赢了！”

“那好啊！”田师傅笑着说，“不正合你老郝的胃口吗？这回可该看你们运输队的啦！”

姓郝的司机哈哈一笑，关上车门，开车走了。

田师傅又回头对洪剑锋说：“小洪，平时你总是惦记着提纯试验的情况，明天也看看去吧？”

洪剑锋高兴地回答：“一定去，明天一早儿，我就上冶炼厂找您。”

“红石”提纯，是冶炼厂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。为此，他们和矿区技术处，联合组织了会战实验小组。经过半个多月的奋战，准备工作终于就绪，正式试验即将开始，这是工人阶级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又一项成果。

三个人离开筑路工区，继续到各地检查。经过“石门”的时候，他们看到，特大爆破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。代替

那隆隆鼓声的，是叮叮当当一片锤声；有的工人身系粗绳由壁顶上悬吊下来，有的工人攀在高高的脚手架上，正从四面八方抡锤打眼。

望着那象雄鹰一样展翅飞腾在悬崖峭壁上凿石开山的人们，洪剑锋再一次受到深深的感动，受到巨大的鼓舞。不久前，他曾为保卫工作到矿区来过一次。那时，看到工人们飞绳越涧，在峡谷上空架起一条通往“石门”的路来，他就感到心头一阵阵热乎乎的。仅仅一个月，工区面貌大变，工程进度飞快，今天已经敲响了“石门”，这是多么惊人的步伐，多么神奇的力量呵！中国的工人阶级，顶天立地，移山填海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正创造着又一个奇迹，我们怎能不为之感到自豪，怎能不向他们学习、致敬！随着这种敬佩景仰的激情，洪剑锋心中立即又涌上一股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，要不惜自己的一切，来保卫这伟大工程的胜利前进啊！

洪剑锋和田师傅、董科长一起，向沸腾的矿山工地走去。他一面走，一面心里暗暗激励自己：在保卫矿区的斗争中，一定要象悬吊在峭壁间的工人师傅一样，飞腾战斗在最艰苦最危险的顶峰。

他们巡视了整个矿区，傍晚时分，田师傅匆匆告别，说要回冶炼厂抓紧“红石”的提纯试验……

一场复杂的斗争，就在提纯试验问题上展开了。

二

九月十号,是“红石”提纯组合试验正式开始的日子。不料这天早晨还不到上班时间,实验室突然发生一场火灾。

实验室设置在冶炼厂旧厂房中的一座两层小楼上,和新厂房相隔较远。它独处厂区一角,样子古老,木楼梯和木走廊都是围在砖楼外面的。解放前这儿是账房,解放后改为资料馆。这次,田宝忠老师傅提出不占厂房,不添设备,在旧楼里创造出先进的新成果,让资料馆迁进新楼,把这儿改为实验室了。

这天一大早,高翔就来到了实验室。

高翔是田宝忠的徒弟,“红石”提纯试验小组的组长。在要不要自力更生、因陋就简、土洋结合进行提纯试验的问题上,他跟师傅一起,和生产科邢科长进行了一场辩论。邢科长是个反对派,他一、二、三、四,摆了一大堆反对的理由。田师傅和高翔同他针锋相对,一一反驳。在厂党委和矿党委支持下,试验小组成立了,提纯的准备工作开始了。高翔这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工人,真正感到了肩头担子的分量。但是,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,概不折,压不弯。半个多月来,抓批林整风,做思想工作,认真钻研技术,积极进行仪器的

修造和安装，他和大伙一起，没明没夜地苦干，终于完成了第十次分项试验。

昨天，从岭头大队采石场劳动回来，高翔顾不得一天的劳累，甚至顾不得吃晚饭，就径直奔回实验室。可巧，田师傅也从矿区赶回来了。他们俩仔细检查了仪器设备的各个部件，检查了组合试验的各项准备，这才放心地锁好房门，走下实验室小楼。

今天，高翔比往常来得更早。见实验室的门锁得好好的，窗子关得严严的。他打开房门，见室内各处一切如常，只有氢气瓶放的位置变动了。它本来靠在南墙的墙头，现在却塞到北墙角落里来。北墙那面，就是机要资料室。在试验小组里，早就明确宣布：不准把氢气瓶放在这里。

氢气瓶支在一个带小轮子的铁架上。难道是什么人拉到这边来使用，忘记推回原来的位置吗？不可能！昨天晚上，他和田师傅还站在南墙墙头的氢气瓶跟前，商量过能否把它放到室外，用管线和室内接通，以便确保安全。因此，氢气瓶移位，只能发生在他和田师傅离开实验室以后。那么，是谁又进来过了吗？实验室的钥匙有两把，一把由高翔保存，另一把放在生产科的柜子里。谁能进得来呢？

高翔一面把氢气瓶推回南墙根去，一面寻思着这奇怪的现象，同时，把仪器设备又检查了一遍，没有发现其他异常。看看安全仪上的刻度，也没有变化，这才打开阀门，开动了加热炉。望望墙上的时钟，他心里计算着：“等大家上班来的时候，加热炉的温度就正好可以达到试验要求了。——

不过，得把氢气瓶移位的情况，先跟田师傅说说。”

谁知就在这时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高翔只觉得面前出现一片刺目的银光，顿时两眼眩花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等他的视力刚刚有些恢复的时候，唿隆一声闷响，周围已是一片浓烟烈焰。他知道，这是零号气体自燃！

只有正进行着的提纯试验，才可能导致这样的火灾。那种稀有金属的冶炼，要经过一系列分解化合的技术处理。为了摸到它的最大提纯度，还必须加以汽化。这是最困难也是最危险的。汽化过程中产生一种零号气体，受到震动和高温就会自燃。为防备这一点，试验小组装置了相应的自动控制安全设备。可是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竟然出现了意外的情况。

高翔不顾烟呛火燎，扑到管道线路的总闸跟前，把闸门关掉，又去寻找灭火器。这时，火已经把他的衣服烧穿了几个大洞，皮肉剧痛得钻心，但灭火器仍然没有摸到。他感到头晕眼花，担心支撑不住，放弃了找灭火器的念头，极力辨别南墙的方位，想赶快先把氢气瓶处理掉。可是，猛一转身，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昏倒在地上……

火光惊动了冶炼厂值班员，报警的汽笛声很快鸣叫起来。火光就是召唤，警笛声就是命令。厂里的工人，附近机关的干部和红石中学的师生，从四面八方，纷纷向火场奔跑过来。

第一个赶到火场的是田师傅。他因为要参加今天的组合试验，比往常更早一些进了厂。刚走进旧厂房区，就听到

一声轰响，见实验室窗口喷出火来。

田师傅心知不好，急步飞奔上了小楼。冲进实验室屋门，看见高翔倒在浓烟烈焰之中，火舌舐着他的衣服和皮肉，他已没有知觉了。救人要紧！田师傅一把抱起昏迷了的高翔，向楼下跑去。跑到楼梯口，高翔苏醒了，在田师傅怀里挣脱着，焦急地断续喊道：“别，别管我——氢气！”田师傅知道，氢气瓶遇火爆炸，就会把整个实验室，连同那些重要仪器，特别是北侧里间存放的机要资料，全都毁掉。于是放下高翔，转身又向楼上冲去。高翔抓住楼梯扶手，也要往回返，但只冲上三个台阶，就又昏倒了。

熊熊烈火已喷出屋门，走廊和楼梯也燃烧起来。田师傅奋不顾身地冲进了火海。

这时，救火的人们已经陆续赶到，有的拎着水桶，有的扛着沙袋，有的提着灭火器。消防队员们赶忙架设云梯，连接水龙带。小楼下一片紧张匆忙。

木楼梯的上部，火势蔓延，哔剥燃烧，随时都有坍塌倾倒的可能。

下面楼梯口那儿，高翔在厂党委王书记的怀抱里又苏醒过来。他微微睁开双眼，一下子意识到眼前的情景，立即挣起身子，就要往楼上冲，嘴里着急地喊着：“田师傅，在楼上！氢气瓶，还没有……”

王书记一把拉住了他：“你留下，我上去！”但他刚要往楼上冲去时，却被一只粗壮的手臂亲切而有力地阻挡住了。——是公安局侦察科长洪剑锋，飞步抢到了他身边。

洪剑锋昨天和田师傅约定来看提纯试验，今天一早来到冶炼厂，径直奔实验室寻找田师傅，正碰上这场火灾。

“王书记，你留下指挥，我上去！”洪剑锋匆忙叮嘱一句，纵身一跃，蹿上了楼梯。

冲破浓烟，闯开烈焰，洪剑锋一步跨三层台阶，噌噌几下飞扑到楼上。紧接着，在他身后，木楼梯颓然坍塌下来。

站在楼梯下面的技术员张德志急得直跺脚：“怎么办？火太大，上不去啦！”

一个穿着黑色中式单褂的老头，提着一个洗脸盆，在救火的人群中间穿来穿去，着急地叫喊着：“水，水，水在哪里？水……”人们躲闪着给他让路，救火场上有些紊乱。

红石中学党支部书记文华，赶忙招呼师生，整顿队伍：“李方老师，你把高年级同学组织到一块儿，传递沙袋。郝承辉，你把承刚、陈明他们低年级同学带到一边去……”

洪剑锋在楼上回转身来，望着楼下的情形，高声喊道：“对！各单位把人组织好，听从厂里的统一指挥！不要慌乱！”

那洪钟般响亮的喊声，使楼下的人群镇静了下来。大家昂头向上望去，只见火焰在洪剑锋身边和脚下蹿跳，火光映红了他那高大矫健的身影。乌黑的剑眉下，那对明亮的大眼睛，闪烁着坚定果敢的神采。他那临危不惧，奋身抢险的行动，那身处火海，从容镇定的气概，给救火的人们增添了一股无形的力量。

王书记在楼下指挥救火队员，把水龙喷射上去，为洪剑